



莊子第八卷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異壘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
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
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予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
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

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
于賢人之間我其杓殛么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
聃之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鱮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
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
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
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
礪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
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
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
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
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
爲盜日中穴坏黠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
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
食者也南榮趯疇蹇然正坐曰若趯之年者已長矣
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
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
趯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趯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趯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趯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趯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趯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趯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韍韞者

不可繫而捉將內捷音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
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趯
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
猶未病也若趯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趯願
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
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
諸人而求諸已乎能條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
子終日嗥而嗑不噎於邁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
掣音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瞬偏不在外也行
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
之經已南榮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
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
謀不相與爲事條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
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
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
災也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
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

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
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
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
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
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
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
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
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內
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
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
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
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兵莫憐于志鏌鋸爲下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
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
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
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
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
有長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
乎處者字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
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

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
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
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
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
以分已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
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黠反也披然曰移是嘗
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脆音
胲古來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
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
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
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
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鸞鳩同於同
也踞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无親至
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
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
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
塞道也此四六者不湯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

則虛虛則无爲而无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
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
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
不得已之謂德動无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
也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
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佞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
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
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无
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
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无有也介
刑者移救細畫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夫復詔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
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
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无爲則爲出於无爲矣欲靜
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
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
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者欲擊韜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
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
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
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
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佚若
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
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
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啟齒今

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
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
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
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
逕踉良位其空聞人足音疑矩恭然而喜矣而況乎
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
謦欬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
林食葶粟厭葱韭以宿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
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无

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鎡壇之宮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廢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无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

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襲
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
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謂瑟廢一
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无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
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
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
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竊子於宋者其命閻也
不以完其求鈞鍾也以束縛其求唐也失子也而未始
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竊閻者夜半於無人之
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莊子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望鳩路漫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
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常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
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爲質矣吾无與言
之矣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
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
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
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

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
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
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
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
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上衆
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
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
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
人稱之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
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
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
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
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
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
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
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
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

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
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
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
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
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
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
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謚實不聚名不
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
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无求
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
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音曰爲我
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歆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
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
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
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
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識
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
所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
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

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元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於是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

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薄結必反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蠹是也擇䟽鬣自以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

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
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
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
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
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
不比則不利也故无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
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弃知於魚得計於羊弃意以
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
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
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董

也桔梗也雞靡_容也禾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
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
之所以有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
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
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
以爲未始其攪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上也審
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
之於聰也始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
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
久而人以爲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元已不

知問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
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待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
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
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
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而不可以无崖故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
可不謂有大揚摧縮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
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談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
闕休彭陽曰公闕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擗音鼈鼈于江
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
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无
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
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
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

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
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
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
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
曰待公闕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
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
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
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之亦无
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
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
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冉相氏得其環
中以隨成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與物化者一
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
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
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
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傳
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

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无歲
无内无外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
德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
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
其牛馬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援其國忌也出走
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
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
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
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
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
戰伏尸數萬逐比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
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
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
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
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悄然若
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
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呼洛也吹劔首者映音

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呖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无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長梧封人問于牢曰君爲政

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亾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蒿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晷之號天而

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

卒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迭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蹇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蹇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

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
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
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
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
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
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
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弁而爲公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
名故无爲无爲而无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
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比於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
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
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
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
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
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

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
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
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
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
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
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
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
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
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
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

是物之居无名无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
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徃无窮吾求之
末其來无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或使莫
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爲
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莊子第八卷終

